



春分

蚯蚓翻开泥土的乐谱，候鸟衔来经纬交织的韵脚，枝桠在雷声中舒展微积分方程。不知不觉春天已写完一半信笺，桃李枝头的笑靥中你已来到我的身旁。

清明

牧童遥指处的杏花村，新茶煮沸旧时光。杜鹃衔来半阕残词后，泥土深埋着一场泪与笑的重逢。

谷雨

云朵在稻田投下倒影，谷粒饮尽天光的米酒，秧苗蘸着雨水写满青湿的赋，蛙声押着古老的韵。

瓷碗盛住最后一滴春，檐角的风铃数着时辰，泥土吸吮的满足后，藏着秋日金色的密语。

春韵三声

申易

寻找家乡的那条小河

夏建平

上扔下一件件长衣短装，姑娘们唱起《社会主义好》、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的红色颂歌，也有有的低头吟唱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的戏剧歌曲，若干年前从湖北迁徙来的长者还不时哼唱几句《四郎探母》的天涯花鼓。田野是舞台，河和路是场景，人欢笑路舞，释放出劳动者真实情感和愉悦悠扬。夏天的小河水总是满满的，浇灌着方圆数百上千亩稻田，他们结缘很深，水是田的甘露，田是水的骄子。夏日荷花别样红，此乃小河一景，尤其是在晨雾初散、雨过初晴之时，碧绿的荷叶在晨曦照耀下，露珠滚滚，像含笑的眼球。剔透明亮，伴着银盘般的叶面，摇曳起舞。胭脂的荷叶在微风中圣洁傲立，金丝吐放，宛如丝弦在奏乐。河岸上的行人驻足观赏，一些在河中戏水畅游的村民

们，呵护着这一团团盛景，生怕打扰和有碍她的英姿。

在那个季节，小河里生长的野菱角和芡树(又称鸡头，土称鸡簕篱)两种浮叶植物享有盛名，算得上是河里的特产，让人垂恋。菱角叶浮在水面，清秀端庄，不占地方，有四边、五边不等，特像小齿轮盘，菱角米长在水里藤蔓上，像牛角塘，一颗一颗地挂在上面，鲜吃甜爽可口，晒干煲汤降火。芡树也是根生在河泥里，叶子好似磨盘面，大阔叶，以青绿色、紫红色为主，她的梗子和长在泥巴根蒂中的鸡头米，常常是当地老百姓桌上的时令菜。芡树梗是带刺的，既可采回家吃新鲜的，也可腌制，鸡头米像珍珠，生吃很脆，熬汤极具营养，称之为“水中人参”。在采摘旺季，老人们总是叮嘱，菱角有角，芡树梗、鸡头带刺，小孩子皮嫩别碰，我们老人皮厚皮硬不怕刺。小河的这些植物颇具季节性和地域性，喜欢热天温水。不仅在小河上展现美好面容，而且奉献出自己的身段和果实成为佳肴、让人品尝，既饱口福也饱眼福，不求回报，靠着大自然的滋养和河水的激荡，来年夏天又生长在这条河里，只要有这一河宁静不竭的水，她们就开始周而复始的生存生长，融进大自然，走入寻常百姓家。

“喜看稻菽千重浪”，在每逢收获的季节，是小河欢腾的时节。河岸上劳动者手舞镰刀，脚踩打稻机，带着丰收的喜悦，在金黄色的田野上奔忙，稻谷、汗滴、尘土、箩筐、扁担、板车和饭篮、茶壶、湿毛巾……奏响了收获者的乐章。夏去秋来，小河的水有点泛黄，带着一些浑浊，不过不要多长时间，她又会呈现清亮的常态。看着辛勤劳作的人们和金灿灿的稻谷，小河又添了几分惬意。水生万物，没有小河水的浇灌和滋养，哪来禾苗的生长和成熟？不知是哪个年头，听说河边的稻田要水改旱，不种稻谷了，村里的老汉一脸愁容，望着这一片良

田和这条小河发呆，这几百号男女老少今后吃啥？这是祖辈和上天赐给我们的饭碗，经过几番周折，没有立马改旱改种，每到秋收，田野稻浪翻滚，小河清波细浪，洗秧插秧上岸的吆喝，收割打稻的号子，犁耙阡陌的场景……一鼓劲儿，一脸笑容，一派祥和。秋风瑟瑟，寒意渐近。河岸的几台抽水机完成检修，抹上黄油，准备封存。几只小木船奔忙在小河上，清杂草、除浮渣，梳妆着河面，保持着她的颜值。

江南的冬天不是特别冷，小河一般不结冰，哪怕是隆冬时节，寒风刺骨、雪花飘飘，河面上偶尔有薄薄一层冰，太阳一出来，就融化了。说来也怪，小河冬天不现衰败，并不寂寞，姿色依然，水不满，但也不涸，河岸上花不见，却草不荒。这时，抓鱼的人来了，挖藕的人最多，工具五花八门，着装各有特色，还有不少祖传老用具。最有趣的是在河底柔软的泥巴中摸鱼、鲫鱼、桂花鱼、财鱼、脚鱼……手感很爽，全是纯天然。湖藕是小河的地下特产，每逢春节前几天，村里人都出动了，一群群、一排排的男女老少在小河里摆开了挖藕季，几个人划一块，围一圈，用面盆端掉一些水，穿着齐腰高的雨靴，以长把铁锹为主要工具，打掉稀泥，在3至4尺深的泥巴里，挖出一支支带着淤泥的湖藕，头尾细尖，中间一节一节像腰鼓相连，一根藕就像一艘小船，生吃清脆，炒着爽口，粉蒸特别香，排骨炖汤味粉厚。小河里的藕是当地无标品牌，在春节前后很抢手，藕洁白洁白，象征着一家人清白无瑕，年夜饭的桌上必不可少。

大自然，人世间以变为不变。在百年老屋场动迁和原生产队一分为二后，也不知何故，小河的水开始少了，河床也有时显露，听人讲小河变迁的故事，源自长江有一段时间，经常枯水，连续几年处在历史最低水位，加上在小河和长江中间又开了一条排灌渠道，小河旁的稻田也改种了，原有的水系也没落了。两岸有些田土荒芜、杂草丛生，放牛养鸭的也不见了。这条乡亲们特别亲近、相互依存的小河慢慢地疏远了，好像她慢慢地离开了，再要去找她，只有一条沟、一团水、一个影、一种深厚而美好的回忆罢了。

不废江河万古流，江河是大自然精雕的作品，斗转星移，兴衰无常。小河看似见不着了，与她相伴的人也少了，可现在走进家乡、走到屋场，谈论最多的还是小河的故事，他们长叹，河也许跟人一样，屋场里一代代老人离世了，小河伴随我们多少代、多少年，滋润着良田、百姓和牲畜，她的湮没并不代表时代衰落，人顺天运，天随人意，千万条不是小河胜似小河的“新河”应运而生，让老百姓

在美好的回忆和新的幸福生活中续写江南水乡的新篇章。

你有没有用力地去看过去一部电影？那种脚掌抓地的用力，当我从电影院走出的那一刻，还感觉这个世界还在摇摇晃晃；你有没有悲愤而又绝望地去看过去一部电影？以至于事先买好的爆米花和汽水都无用武之地，只狠狠地咒骂自己纸巾准备得不够；如果没有，那是因为你没有遇上《小小的我》这样的电影。

我有孤寂如江河

——关于《小小的我》及其他

古木



《小小的我》讲述的是一成年脑性麻痹患者，在外婆的陪伴和鼓励下用力地活着，用小小的躯体去抵抗这个薄情世俗的世界，并最终拨云见日的故事。具体情节梗概，看过的，毋庸赘述，没有看过的，多说无益。我也不想探讨电影的拍摄手法和艺术表现形式，电影也看完有段时间了，我想用几个关键词来说一说电影带给我的感受，不吐不快。

第一个关键词是隐忍。我们很少在大屏幕上看到关于残疾人题材的电影，上次看到此类题材还是由李连杰和文章主演的《海洋天堂》，这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群体，我们国家一共有8500万各类残障人士，是韩国总人口的1.6倍，这么庞大的群体，少有人关心他们的生命质量，少有人在乎他们的精神世界，他们的故事常常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所遮蔽，默不作声地生活在城市里“隐秘的角落”，这种隐忍，令人心痛。而根据我的观察，似乎每一个残疾孩子的家庭都有一个怨天尤人的妈、可有可无的爸和一个菩萨心肠的祖母，只有祖母是上天送给这些残障群体的“守护天使”，只有在外婆的心目当中，刘春和不是一个“哈儿”，可是，除了祖母，还有谁呢？

第二个关键词是真实。我相信，大多数人会抱着猎奇、同情、励志的心态走进影院，说句实话，我也是。

但是当我从影院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心里一阵悲凉。这部电影太真实了，它对这个群体的处境呈现很真实，它对我们人性阴暗的嘲讽很真实，当刘春和说出“我有工作，这是尊严”的时候，当他说出“很多人认为我们除了吃喝拉撒，没有别的需求”的时候，当他说出“要说远，跳下去最远”的时候，这就是血淋淋的控诉，我们常常居高临下、若无其事地去消费他人的“苦难”，却从来没有正视过真实而卑微的生活，也没有审视过真实的自己。如果我们仅仅将“励志”当成正能量，来给自己无趣的人生添油加醋，那是因为我们远离真实的生活太久了。你说，还有什么比“真实”更能给我们的内心带来巨大的能量冲击呢？

第三个关键词是孤寂。孤寂来自于清醒，来自孤军奋战。芸芸众生、凡夫俗子，我们都是戴着面具在这个世界上赶路的匆匆过客，频繁地擦肩而过，繁忙地冷眼旁观，我们的生活被裹挟，我们的意见被裹挟。谎言是一种世俗，虚假是一种世俗，微笑是一种世俗，在成人的世界里，这些世俗被定义为是一种成熟。由于身体的障碍，刘春和远离了人群，远离了滚滚红尘，他成了“穿行于孤寂之河的怪人”，坚强而又痛苦地看着周遭的一切，肌力高涨的躯体上，摇晃着一个清醒的脑袋，用一双近乎僵直的手，修补着这个信仰崩塌的世界，他的孤寂，有谁懂呢？

我有孤寂如江河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想到那个患有同样病症的诗人余秀华，她在诗歌《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》中写道：许多部位交换着疼/胃，胳膊，腿，手指/我怀疑我在这个天下作恶多端……还好，一些疼痛是可以省略的/被遗弃，被孤独，被长久的荒凉收留……好像他们这种只有运动功能受损的脑性麻痹患者，更容易成为一个诗人。影片中，刘春和也一直在写诗，他在自己的日记本中写道：你是高耸入云的晨星/而我是穿行于孤寂之河的怪人/索桥上的刽子手/在扼杀幻梦……听说，这首诗是成都一名真实的脑性麻痹患者写的，我们不能靠一部电影去撕开世俗虚伪的面具，而他们，正在诗歌中获得拯救。

大美长沙

雨水过后，就是惊蛰，望城上清江正处于乍暖还寒时节。阳光在下午将就着冒出点头，柔情地光顾着上清江的万事万物。这里的农田，在舒适中坦然地露部分身子，其余的地方被水浅浅地掩盖着，这些凸起且裸露的田土上长满细碎的小草，最长不过两寸左右的草儿，它们拼命从泥地里挣扎出来，要对抗些什么似尖尖地挺立着。

与时间守望

余海燕

上清江边的水岸线又延伸了些，又圆滑了些，一些钓者带着钓具坐在水岸线边，像排队领取奖品的孩子，一动不动充满期待望向水面，他们身边的水桶里，只有几条三寸多长的小鱼在浅水中弹动。

我从上清江岸边的梯子上去，穿过江堤往彭家湾的方向漫步。沟渠边，一位老者拖着一斗车木材，木材尾端有刚砍下来的新鲜的痕迹。老者在沟渠的横道上，使出了全力也未能将斗车移动，斗车已经被松软的泥土深深焊住，我急忙跑过去，将外套甩在斜坡上杂木的枝干上，用双手扶住斗车后尾的两根大木材，使劲助力，方才帮老者将斗车拖到平整的渠道边。老者说不认识我，问我是谁家的？我手往前一指，告诉他，我就住那白色房子里。他恍然说，哦，那我认识。

天空中的光慢慢就黯淡下来，上清江此时已呈现于阴面之中。在这初春，上清江许多树的枝干独自兀立于空中，乌桕、漆树等看不到半点返青的迹象。连上清江的鸟在初春也只听得到它们清脆的叫唤，却看不到成群飞来飞去的身影。记得去年秋天，我在渠道边散步时，看到远处的几棵漆树上挤挤密密全是枯黄的叶子，我正奇怪呢，怎么其他的漆树都是光秃秃的，这几棵却粘满了叶子呢！待我慢慢走近，这些叶却开始跳跃了起来，一片一片地在枝干上互换位置，又在刹那间，所有的叶全飞向了更远处的漆树，并在树的枝枝杈杈间噼里啪啦跳起舞来。原来这些叶子是上清江的原居民麻雀，这些雀儿黄中染点灰，灰中又夹杂着些许黑色，隔远了看，像极了干瘦的薄叶。

上清江的水渠都是四通八达的，是一些方型水网格，从这些渠里流过的水都是植物的护身符。罗汉坝的水渠边，有一大片林子，水杉树在其中冒出来，全身都是棕色的黄，林子里铺满了水杉叶，这些叶子特别像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松针，踩在上面又松又软，几乎要陷入润湿的泥土。被“松针”铺就的林地里，长满了突出的水杉树根瘤。这些根是因为这片林子非常低矮，每当雨水季节，林子被淹成了一片汪洋，水杉树为了呼吸到氧气，只好进化出更多突出水面的根系。这些异常的根像老者脚上的肉瘤，一个个不规整地排列在林中，它们棕褐色，拥有无数开裂的口子，正如肉瘤上炸开的血口。

紫云英在水岸边三三两两地冒了出来，盖着小黑帽的菇参差不齐地围着紫云英，欣赏着她的美艳。现在的上清江边，钓者只余下一位没有归家，仍旧在泛白的水光里默默与时间守望。

图虫 供图

有困难找**志愿者**
有时间当**志愿者**



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
长沙市文明办